



卿卿俏宝贝



(龙魂)

附

宜古宜今亦奇情

(代序) 阡陌

阡陌这回又要挥动双笔，一吐为快了。也许朋友们会觉得惊讶。“这次怎么换人了？”是的，这次阡陌推荐给大家的不再是“席娟”或“于晴”的作品，而是一个新的名字——“左晴雯”。

大陆的朋友们也许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，但是在台湾，这个名字可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同席娟不相上下。而且随着时间，左晴雯这位言情高手的实力正慢慢显露出来。

众所周知，大陆的“爱情小说热”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，更有众多的不法之徒打着我的旗号向广大读者推荐“席娟新作”或“于晴最新系列”。前些日子，偶然在一些书摊上发现了“席娟最新作品《痴情季节》、《爱的罗曼史》、《唐家三少的情事》，而且询问业主，听到的答复竟是“畅销”二字，惊讶之余不仅觉得有些震动。那是因为读者对阡陌以及阡陌推荐的小说所给的厚爱。也是因为这些《痴情季节》、《唐家三少的情事》并不是席娟小姐的大作，它的真正作者其实是“左晴雯”。

鉴于这件事所给我的震动，使我终于下定决心把“左晴雯”的作品推荐给读者，让大家知道她这个人她的作品。

这一“蔷薇情话”系列，可以说全部以古代为背景，带有一些武侠味道。看后令人耳目一新，回味无穷。

可以风趣浪漫也可以新奇古怪，可以扑朔迷离，也可以写实逼真，宜古宜今，亦庄亦谐。

卿卿俏宝贝

左晴雯

所有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所有的恩、怨、情、仇；全都蕴藏在“左晴雯”这三个字里……

好了好了！别说一些没用的了，去看故事吧！阡陌希望新面孔的左晴雯一定会赢得读者的心。

《风流杀手俏神医》这本书有一个很“异于常人”“脱离正轨”，属于“非主流”而且是很“另类”的背景——雪和血，人物则是公公，太监，公主，公子，杀手和大夫。

这本书同其它爱情小说不同的是，这本书是由男主角屈点儿的观点出发的，以男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，可以说是“史无前例”的。

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，屈点儿在为父亲打酒的时候遇到了依依。一番较量之下，依依在屈点儿的手臂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证，也是在这一天，屈点儿的父母被仇人秦公公杀害，因重伤而失去记忆的点儿从此变成雪染红，并成为秦公公的义子。十三年后，同样偶然的机，依依与点儿重逢，可是点儿对童年往事丝毫也记不起来，而且认贼作父，以后该怎么办呢？

《恋到痴狂醉红尘》由这个书名可以看出主要是讲对感情的迷恋，从“最美的遗憾”、“最初”温柔”到“最真的回忆”和最后的“最苦的相思”。

在这本书中，石无心因为吃下忘情果而变成了颓废的步若尘。从而同“男儿气概”的齐如虹从拜把兄弟转变成相依相恋，然而做为石无心，与“美玉公子”陶丹枫的奇恋虽不被世人允许，但却是刻骨铭心，无法令石无心忘怀。石无心为陶丹枫而死，步若尘却为陶丹枫而生。到最后两败俱伤，而齐如虹也再不能从爱情的泥沼中全身而退。

相思一定是苦的吗？不尽然，苦涩中带有一丝甘甜的美

第一章

太阳高挂当空，为大地带来一片生机，益州城内的人们，一大早便已开始为生计做打拚；而在城内最为繁华的一条街上，坐落着一幢古色古香的大宅院。

大宅的主人——常浩天，原是朝廷的大内高手，只因为爱妻唐芸茹生产过后，身体欠佳，因而毅然决然的辞官，举家迁至益州城，专心为爱妻调补身体，他也因此而转为从商。

此美事从此在益州城内传了开来，人人皆欣羡的说：那常老爷爱妻如命，而那常夫人敬夫如令，两人相敬如宾，持家教子，真是一对足以媲美神仙的鸳鸯。

不过，身为常家的当家常浩天，他可不这么认为，并非说他夫妻俩不恩爱，只是“相敬如宾”这四个字，他可质疑了。

常大夫人的命令在常家大宅可有如懿旨般，任何人都不敢违抗，相较之下，他这当家的就显得有些弱势了，唉，谁教他爱妻如命呢？娘子的话他怎舍得不听。

想到这，他这当家的一大早就来厅堂这儿坐，怎么都快两个时辰了，还不见半个人影，莫非……

“宁儿、宁儿，乖，快听娘的话，将这碗药汤喝下这可是你爹昨日特地由长安带回来的，很补的哦！”

这苦苦哀求的声音一路飘来前厅，常浩天不用想也知道了，肯定是他那娘子又追着宝贝女儿喝补品了。

这一追一逃的景象，在常家大宅早已是家常便饭，想当年常夫人甫生下这第三个孩子，因为是唯一的女儿因此倍加疼爱，有别于时下的重男轻女模式，怪不得他那两个儿子常直呼娘偏心了。

而他这女儿，当初给了她常宁儿这名字，为的是要她乖乖巧巧，柔柔静静的，偏偏事与愿违，常浩天深深的相信，再也不能找到一个比他女儿更皮的了。

瞧那迎面以很不端庄的姿态跑过来的，不就是她了。

常宁儿一冲入前厅，瞧见她父亲，便忙躲到他身后，拉着他的衣角直嚷嚷：“救命哪，爹，娘又教人家喝那苦死人的药了啦！”

被她摇晕了头，常浩天本想依她的意，却在眼光对上他娘子时，话也这么给吞了进去，“你娘是为你好，你就听话给喝了吧，别尽摇着爹，爹头都晕了。”

当下常宁儿立刻嘟起嘴，“哦！那简直苦得要我命哪，不信你喝！”

这话惹得厅内佣人、婢女全笑了开来，唐芸茹则是气呼呼的道：“傻丫头，这药是补阴的，怎可教你爹喝，想害惨他啊！”

“可是我真不想喝嘛！娘，我身体好得很，根本不需要吃什么补药的，真的。”为了强调她的话的可信度，常宁儿还特地挺挺她那自傲的胸部。

唐芸茹不为所动，她示意身后的婢女们行动，自个儿则用说话来分散她女儿的注意力。

“你那哪叫好，除了胸部稍微可看点外，其他地方根本是不值得一提，真不知你饭都吃往哪

去了，净不长肉，瘦瘦小小的，一点也没个千金小姐样。”

常宁儿正想再回一箩筐的话，怎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悄悄走上前的婢女们，已由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将她捉住，任她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。

“娘，你太小人了，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这么做，就自个贬低你的身份了。”无计可施，常宁儿只好想什么，说什么了。

唐芸茹眨眨眼，乖乖！这小妮子，太宠坏她了，说话都没个分寸，“喝不喝？不喝，待会可就等着屁股挨打哦！”

生平最怕的就是屁股被打！常宁儿转向她爹求救，怎奈一转头，就看见常浩天避难似的急急走了出去。

“爹！”

这一声痛苦的叫喊，被常浩天远远的抛在脑后，开玩笑！他可还不想英年早逝。

虽说他那女儿脑里有一大堆整不死人，却令人痛不欲生的鬼点子，可能等着待会来整他，但权衡之下，还是投靠他娘子这边较为恰当，他这娘子鬼点子是没有，但是只要她来个相应不理，

他可就会十足的难受了。

常浩天来到庭院，坐在凉亭的椅子上，常浩天正思索着另一件令他大为开心的事，正巧此时唐芸茹从前厅走了出来，脸上那抹满意的笑，代表了事情已圆满达成，他轻唤她过来。

“老爷，有话对我说？”这句话是疑问也是肯定，唐芸茹顺势往他腿上一坐，双手环上他的颈子，毫不犹豫的就朝他脸颊印上一吻。

常浩天宠爱的搂紧她的身子，这般的甜，教他不倾心都不行！遣走了所有的佣人，他再回她个吻，才道：“你不是一天到晚直担心宁儿会嫁不出去，现在我替我们女儿找到一门好亲事了。”

“真的！”唐芸茹惊呼，马上由他腿上坐到他身旁，一张脸严肃得不得了，“是哪家公子？他不嫌弃宁儿过于瘦弱，没长得像其他姑娘家一般的丰腴、健康？”

“他就是四王爷，至于他嫌不嫌弃宁儿的身材，这我就不大清楚了；不过有一点我是很清楚，听说京城里满是体态丰腴的名门姑娘，但全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眼的。”

“这么挑！这事你打哪听来的，是真是

假？”

“假不了，我此次到长安碰见了，是他的贴身仆人告诉我的。娘子你想想，既是王爷身分又未娶妻，加上一身过人的好条件，宁儿许配给他是最恰当不过了。”愈说常浩天愈觉得他正是自个儿理想中的女婿人选了。

而听到此，唐芸茹早已灰心失望透顶了，一想到是王爷，眼光又那么高，哪高攀得起人家，“算了，宁儿虽然生得俏丽动人，但那性子绝对不适合待在官宦世家，我们还是另寻他人吧！”

常浩天笑了笑，道：“先别这么说，王爷他我了解，他绝不是个重门第，又难相处的人，这回我特地邀请他来我们家做客，我们就等他和宁儿见过面，看情况如何，我们再作决定也不迟啊！”

“好吧！就依你的，先看看再说罗！”看来也只好如此了，搞不好真会有奇迹出现也说不定。

“小姐，求求你，回去吧！”

一路上，王福不知已说过多少遍这句话了，他早知道，当夫人指定这件差事给他时，他就再也无安宁之日可过了。

夫人叫他盯住小姐、守住她，但是以他这老得不中用的头脑，怎斗得过小姐？瞧，现在不就又给她溜出了常府，留也留不住她，就只好紧跟在她身后了，怕万一有任何闪失，那这责任他真担当不起啊！

“要回你自个回，我还想再逛一逛。”常宁儿一手对他挥挥手，另一手则拿着糖葫芦猛吃，她可没这么笨，好不容易跑了出来，不玩个够怎行；况且刚喝下的补品那苦味还在，不多吃点糖消消它怎行。

小姐，要逛，改天请少爷陪你出来逛，好不好？现在你一个姑娘家单独出来，万一遇上了坏人，福叔这一身老骨头怎么保护得了你？”主福仍是不放弃的游说着，他现在简直是怕得要命，刚才，他就已经注意到好多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在瞧着小姐，万一真发生什么事，那可怎么办？

“我才不需要别人保护呢！福叔，你尽管回去吧，别再跟着我了。”

常宁儿这会没空再理会他了，她瞧见街旁一摊在卖糖的小贩，开心的直往那跑，在瞧见满桌像珠子般的糖，她立刻拿了银子出来，毫不犹豫

的就买它一大袋。

而在后头追得连气都还未喘过来的王福，一看见她买了糖，立刻就叫：“小姐，夫人吩咐说不许你买糖吃的，快，快退还回去，否则夫人是会打你的。”

刚塞一颗糖进嘴里的常宁儿，一听之下，赶紧将那包糖给放进去；不过不是放进小贩的糖罐内，而是放进自己腰侧的荷包内。

“我都买了，你别告诉我娘就是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来个交易，我知道你最怕吃甜的东西了，如果你不跟我娘说，那我就不叫你吃糖，不过如果我娘知道了，呵……福叔，你可得小心我塞一大包的糖到你嘴里哦！”说完，还刻意晃一晃那包糖来强调她的话。

天啊！为什么有着仙女面孔的小姐，却有着一颗魔鬼的心！王福被她吓死了，他绝对相信她是说到做到的，现在他除了一脸苍白的猛点头外，他还能怎样。

“嗯！我就知道福叔对我最好，最疼我了。”常宁儿甜甜的对她笑着，那天真的表情，令王福为之一笑。

而正当王福想乘机再劝说她回去时，突然前

方一阵骚动吸引了他，当然也吸引了常宁儿。

她二话不说的趁王福还来不及反应前就冲了过去，前方一大堆人全围成了一团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？常宁儿那娇小瘦弱的身体，挤也挤不过人家，高也高不过别人，只好一迳在原地跳呀跳的。

“小姐，别跳了，我们快回去吧！这儿好乱，我们再也不走，待会可会出事的。”王福这时脸都绿了，以他的身高，他轻而易举的就看见是怎么回事了；这等事，最容易引来一些不三不四的富家公子了，万一被他们瞧见小姐的容貌，那接下来的后果他简直不敢想像。

“福叔，我知道你看得见，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嘛！只要你让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听话跟你回去。”

“真的？”王福不是很有把握的看着她，不过事情既然能有个可能的机会，别浪费了，他再看看人群中的景象，然后才转身对她道：“好吧，不过小姐可是要说话算话哦！那里有一位姑娘为了葬父而卖身，现在前面就有一大堆公子们在那互相议价着呢！”

“真有这回事，实在太没良心了，我去买了

她。”说完，即奋力挤进人群中。

王福实在看呆了，他发誓从此以后，他绝对不再相信小姐说的话，绝不！常宁儿好不容易挤到了最前方，才刚喘口气，在一看见眼前跪坐的那位姑娘后，大气立刻又倒抽了一口，心底则浮现出一个字，美！

她就跪坐在那任人叫价，为的是要替她爹娘安葬？！宁儿打心底惋惜着，她看得出那位姑娘受了很大的惊吓，这么好的姑娘家，如果被一旁这些直流口水的丑八怪给买走了，那多可惜啊！不行，她一定得帮她！

“我出一千两黄金。”细嫩的声音清楚的回荡在空气中。

黄金啊！而且是姑娘家的声音！所有的群众，那些流口水加丑八怪的公子哥儿们，甚至连地上那被吓得不轻，脸色早已苍白不已的姑娘抬起了头，视线全一致的看向她。

常宁儿可不管其他人，她在那位姑娘眼中看到了欣喜，这代表了她非常愿意跟她走，于是也不管王福的拉扯，硬是走了过去牵起了人家，马上暗叫一声，哇！这姑娘还真高，整整比她高了一个头。

“我叫宁儿，你跟我一起回家去吧，你爹的后事，我会帮你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开心的脸上是盈满着感激，“谢谢你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叫段圆圆，宁儿小姐，你以后叫我圆圆就好了。”

“圆圆，好听的名字，你也叫我宁儿吧，别加小姐进去了。走，我们回家去。”做了件好事，常宁儿开心极了，拉着她转身就走，却发现眼前的路被人给挡着了。

常宁儿抬头一看，哇！刚喝的补品差点吐了出来，好可怕的麻子加痘子的脸呀！真是有够令人为之一吐的，赶紧退开一步，问：“喂，你想做什么？快让开啊！”

梁贵生笑了笑，那表情更是令人感到恶心，“你说我想做什么呢？姑娘长得真美呀，府上在哪啊？”

不待常宁儿说话，玉福已先冲过来挡在她面前，“她府上在哪不干你的事，你少惹我们家小姐，否则常家是绝饶不了你的，小姐我们走。”

玉福的话是一点也不虚张，在场的许多人全都认得出她便是常宁儿，也就是常府内宠爱有加的小千金，任何人只要伤了她，别说是常老爷，

就单是常家两兄弟，他就逃不过了。

所有的公子哥儿们全都退开三大步，他们可不想学上回陈公子那样，不知死活的调戏常宁儿，而遭到常廷彦的痛扁。

不过，这朵贵生是刚从京都回到此地来，压根就不晓得那回事，所以他不仅没退开，反倒还叫了身后跟随他的四、五个彪形大汉将他们三人给围住。

“想走，没那么容易，我爹可是此地的县太爷，你让我看上自是你的福份，还有你身后的美姑娘，刚刚我可是出了一万两黄金，所以她该跟着走的可不是你，是我才对。”

段圆圆被常宁儿给挡在身后，她吓得连头都不敢抬，不过她认得出这声音，他就是刚才直想对她毛手毛脚的。

她鼓足了勇气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只要一千两就够了，小姐她…她帮我就行，不用劳烦公子您了。”

随即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自常宁儿嘴中发出，她既得意又开心的道：“喂！麻子脸，你听到了没有，圆圆她喜欢跟着我，你还不快让开。”

这一声麻子脸可说中了许多人心中的想法，

只见大伙全不约而同的笑了出来。就连他带来的那几个彪形大汉也忍不住的笑出声来。梁贵生此时既怒又羞，憋红了一张脸，他对手下大骂：“笑什么！你们全没当我是主人了是不是？待会回去，看我怎么修理你们！现在还不快将那两个女的给我抓回。”

“你……你好大胆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强抢民女，全没了王法，小姐，这儿有王福挡着，你们快跑啊！”

说完，王福奋不顾身的朝那几个大汉打了过去，不过手还没碰到对方的衣袖，人就教他们给扭住了；而常宁儿拉着段圆圆转身才跑没几步，后头那几个大汉就已来到她们身旁将她们包围了起来。

“怎样？两位小美人，是乖乖的跟我回去呢？还是要我教人扛你们回去？”梁贵生朝她们俩走近，一张嘴脸是高傲得不得了。

常宁儿紧紧的抱着段圆圆，心里突然想起荷包里那一包糖，立刻一个妙计油然而生，她笑了笑，附在段圆圆耳边轻声道：“圆圆，待会我说跑时，你就赶紧跟着我跑哦！”

见段圆圆点点头，常宁儿于是暗中拿出一大

袋糖，就在梁贵生快接近她们时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并在同时将糖给撒到地上。

梁贵生和他手下全没料到她有这举动，不加思索的就想追，却没料到满地上都是圆滚滚的糖，结果就见他们一个个的全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“死丫头，别跑，待会被我抓到了准要你好看。”梁贵生一边挣扎的站起，一边破口大骂。

常宁儿朝他们作了个鬼脸，不跑才怪！急急拉着段圆圆的手就跑，也没仔细瞧见前方，就这样大刺刺的往一个男人身上撞去。

“你没事吧！姑娘。”李子凛扶住她的肩，也将她推离他的怀中。

常宁儿还来不及对他说话，整个人连同段圆圆就被人由身后给扛了起来，惊叫声立刻由她们俩嘴中喊出。

王福被人扭着动不了，只好心急的对那男人发出求救，“那位大爷，求求您行行好，救救我们家小姐啊！求求您。”

李子凛眉头一皱，转身示意他的随从，就见他的随从立刻放出一只大狼犬，恶狠狠地朝那几个大汉咬上去。

哀嚎声霎时响彻云霄，显然那只大狼犬受过